



94432

刻鵠齋叢書



復南文編

呂廬王同署檢



卷緒辛丑
韓音開離

復南文編

復堂文續敘

陸士衡之言曰精鶩八極心遊萬仞劉彥和之言曰
鎔式經誥方軌儒門是知冥思孤造必無近藻積學
儲寶乃有古芬讀復堂文續集可謂綜述性靈根柢
訓典者矣洞奧探敷曠仁滂義形聲孳乳囊括正誼
則有讀說文偶記伐柯八代執矩三唐秣糠宋元宏
我漢京則有駢體文林序述作之林圖書之府挈領
振裘簸今揚古則有寢陔堂詩集敘山陽聞遂平生
故人宿草餘勸天地不啻則有亾友傳他皆陶冶菁
復堂文續

敘

一 刻鵠齋藏板

型胚胎新製高陵大谷抑揚在心奇玉特殊光采溢
目淵乎所詣歎觀止矣近代文家不分駢散旣除門
戶或越藩籬管窺之見主張文粹通古今之變酌華
實之中接牆宇於遯塵截波瀾於天水觀先生文若
合符節用是寸莛斲鐘輕塵益岳敢述敷旨曰詔來
者宜興朱啟勳敘

復堂文續總目

卷一

雋疏于辭論

山濤王戎論

王猛苻融論

尹緯論

桑維翰論

續衢言

握機經正義敘

復堂文續

總目

軍禮司馬法攷徵敘

董子敘

新校本文粹敘

意林敘

桐城方氏七世遺書敘

方伯堂輔仁錄敘

許學叢刻敘

說文徐氏未詳說敘

讀說文偶記附

陳先生遺書敘

硯景敘

翠雲草堂金石存略敘

振綺堂詩集敘

謝氏世雅集敘

稷山論書詩敘

重刻餅水齋集敘

合肥三家詩敘

蒿庵遺集敘

虛白室集敘

復堂文續

總目

慕陔堂詩敘

小雲巢詩錄敘

愛日山房詩敘

春暉草堂詩敘

在茲堂詩敘

澗上先生有獲齋文集敘

雙研齋筆記敘

歙庠里吳氏家譜敘

湖墅小志敘

重刻西齋偶得敘

慈谿縣志敘代

卷二

寄盦文賡敘

六潭文集敘

松厓奏議敘

紫薇花館文彙敘

田研齋遺文敘代

重刻四史疑年錄敘

錢氏家集敘

復堂文續

總目

三 刻鶴齋藏板

養吉齋叢筆敘

詒硯堂詩敘

懷佩軒詩敘丙辰少作

蒙廬詩敘

井華詞敘

翁園詩敘

吳昌碩詩敘

鶴磻詩龕詩敘

東埭文彙敘

東埭草堂詩敘

傳樸堂遺詩敘

金亞匏遺詩敘

汪時甫味茶堂詩敘

且止堂遺詩敘

崔適解廬詩敘

可園詩鈔敘

逸園初稟敘

樊山集敘

復堂文續

總目

漸江鄉人詩集

靈芝仙館詩敘

紅芙吟館詩敘

郭友蘇詩敘

代

寶硯齋藏畫題跋敘

呂大夫遺集敘

幸草亭詩敘

文林敘

榆園叢刻敘

能懼思齋文敘

微波詞敘

水仙唱和詩敘

老學後庵自訂詞敘

秋夢庵詞敘

留雲借月盦詞敘

三家詞敘

玉獅堂後五種曲敘

種蔬養魚圖敘 附詩

復堂文續

總目

五

刻鵠齋藏板

快園禊集敘 附詩

松下清齋印譜敘

石言敘

卷三

馬徵君遺集書後

吳竹如先生年譜書後

書續谿曹烈婦傳後

梅竹山房集書後

徐先生遺文跋

書程又伊三策後

葵隱圖跋

鄭文公下碑跋

國朝平度州知州廳壁題名記

太和張公祠堂記

宿松重修試院記

孟公祠堂記

代

徐通奉支祠記

南潯周氏祠堂記

松風閣記

復堂文續

總目

六

刻鵠齋藏板

井華館記

榆園記

豁廬記

歐齋記

重建再到亭記

榆園今雨圖記

千齡初集記

康壽室記

答朱又笏書

答鄧似周書

再答鄧君書

答辭大夫書

海天旭日研圖徵詩啟

卷四

章先生家傳

許府君家傳

莊仲求家傳

七友傳

復堂文續

總目

亡友傳

羅大夫家傳

吳府君家傳

金府君家傳

烏程南潯周氏三世家傳

東埭居士傳

章府君家傳

許教授家傳

陶編修傳

陶府君家傳

嚴容孫傳

楊都轉家傳

胡府君家傳

董處士家傳

陸生傳

黃姚二烈婦傳

黃節婦事附

鮑母黃夫人家傳

書會稽董母

復堂文續

總目

沈布政使行狀

貞孝金女傳

卷五

戴文節公墓表

趙府君墓表

葛戶部墓表

張勤果公神道碑

李布政使墓碑

辭先生墓志銘

方大夫墓志銘

徐君墓志銘

嘉興李君墓志銘

祁府君墓志銘

夏侍郎墓志銘

孫侍郎墓志銘

莫朝議墓志銘

沈朝議墓志銘

徐司訓墓志銘

高先生墓志銘

復堂文續

總目

沈蒙叔墓志銘

傅君墓志銘

陳奉政墓志銘

宗通奉墓志銘

汪府君墓志銘

朱大令墓志銘

褚助教墓志銘

胡太守墓志銘

程中議墓志銘

高處士合葬墓志銘

吳夫人汪氏墓志銘

節孝周孺人張墓志銘

沈貞婦李墓志銘

孝女李氏墓志銘

胡太守繼室惲夫人墓志銘

易夫人陳氏誄

祭姚太守文

公祭許少宰袁太常文

復堂文續

總目

袁太常寺卿墓碑

十
刻鵠齋藏板

復堂文續卷一目錄

雋疏于辯論

山濤王戎論

王猛苻融論

尹緯論

桑維翰論

續衢言

握機經正義敘

軍禮司馬法攷徵敘

復堂文續

卷一 目錄

董子敘

新校本文粹敘

意林敘

桐城方氏七世遺書敘

方伯堂輔仁錄敘

許學叢刻敘

說文徐氏未詳說敘

讀說文偶記附

陳先生遺書敘

硯景敘

翠雲草堂金石存略敘

振綺堂詩集敘

謝氏世雅集敘

稷山論書詩敘

重刻餅水齋集敘

合肥三家詩敘

蒿庵遺集敘

虛白室集敘

復堂文續

卷一 目錄

慕陔堂詩敘

小雲巢詩錄敘

愛日山房詩敘

春暉艸堂詩敘

在茲堂詩敘

澗上先生有獲齋文集敘

雙研齋筆記敘

歙庠里吳氏家譜敘

湖墅小志敘

粟香叢書敘

二 刻鵠齋藏板

重刻西齋偶得敘

慈谿縣志敘

代

栗香叢書敘

復堂文續

卷一

目錄

三

刻鵠齋藏板

復堂文續卷一

雋疏于辭論

漢興遺經頗出授受有緒讀史記儒林傳所謂廣厲
學官之路者懿矣儒術稍振焉孝武以後漢道未衰
在廷之臣多方聞士昭宣之際若雋不疑疏廣父子
于定國辭廣德豈不赫然有名聲哉不疑治春秋爲
吏嚴而不殘疏氏明春秋論教太子難進易退定國
學春秋民自以不冤廣德以魯詩教授諫射獵與御
樓船侃侃如也夫春秋之教莫辨於義利疏氏知足
復堂文續

卷一

一 刻鷓齋藏板

知止有焉春秋之世二百四十二年變故備矣明王
法據亂而作以致太平賞罰無不當師其一二以治
獄不疑之平反定國之不冤又何疑乎魯詩之學莫
盛於劉向

向歆世守
元王之學

吾觀說苑新序皆諫書也封事

數上辭若龜鑑廣德若以直諫開其先耳凡此皆經
術之致用者也或曰衛太子之事不疑引經徑送詔
獄當時以爲明經後世以爲邪說孔門有爲衛君之
問仲尼有夷齊之斷則不疑言殆非春秋意與曰非
也春秋之法以天治王以王治諸侯諸侯受命王朝

繼體先君故公羊家言可以王父命辭父命王父之命王命也王命也者天命也以治蒯瞶君臣之義王法也論語所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以教出公父子之恩家法也言不可以一端盡也

山濤王戎論

嘗考嵇康絕交之書竹林俗物之目左丞白袞之表司隸傅咸之奏而知山濤王戎於友朋爲敗類於朝廷爲鄙夫也今夫晉新造之國也平吳而後張厥外枵厥中堅凝之難識者嘆之大臣謀國有進退人才之柄則必求文武之材備內外之職足以持常而禦變山濤王戎先後典選不此之務以爲天下大定蒙業可安名位相市以悅上下便己私可也濤預爲條

復堂文續

卷一

二 刻鵠齋藏板

列惟上意所先戎爲甲午制門調戶遷而已於是白望益崇清言相扇士氣日以庸陋國本因而動搖中正之流品淆於登進之始典選之資序雜於遷除之日人才盡矣國誰與治非山王之責而誰責哉且濤以僞退結人主戎以容悅成其貪手詔褒嘉始終恩禮者濤也兄弟貴驕權傾中外者戎也身爲大臣同

國休戚晉武骨月之間瑕釁已構宮闈之地有難焉者萬一求賢審官眾正在列朝廷有濟濟之美封疆有保障之烈則危有與扶傾有與定天子挈天位制天祿分天職宰相而下繫遯臣是賴先後十餘年間貪庸如山濤王戎者一再敗壞之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濤少游京師知曹爽之必敗似乎有識戎父亾卻賂遺數百萬似乎有守卒乃以容頭過身之智市井錙銖之競傷風俗而墮治理西晉多亾國之臣山濤王戎之咎不在夷甫諸人下矣宋顏延年賦竹林諸賢濤戎以貴顯被斥豈徒以貴顯也哉

王猛苻融論

王猛仕秦三十餘載外修兵革內崇儒學上下威服幾致太平苻堅比之孔明觀猛之所以爲治與堅之所以相待誠不甚遠而苻融以淮南之敗世遂少之過矣夫秦之亾不亾於兵敗之日而亾於兵興之始猛之死也堅問以後事其言以爲晉雖僻陋正朔相承國家無事未可措意蓋知之有素而其用以爲諫者莫切於此是則始之不伐晉者徒以猛在也猛死

而堅之意移矣堅意移而慕容姚萇之說進矣驚悍
之氣遂思一逞大舉之議融固力爭且曰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若然則後之辱與殆未嘗不指諸掌上特
權力不足以相制耳昔宮之奇少長於君伐虢之師
晉人知其不能強諫而鶉火之中虞亦不臘融之所
處實足取證然其深謀遠慮曉暢軍事夙有殊勳王
猛不死伐晉之謀寢而秦可不亾苻融不死伐晉之
兵敗而秦猶不至遽亾景略之奪淝水之蹶皆天也
向使天不祚晉而融以強秦百萬之銳師當辱晉收
復堂文續

卷一

四 刻鷓齋藏板

合之餘眾乘馬無躡顛之禍朱序無軍後之應彼謝
元諸人何由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史稱苻融爲景
略之流蓋有以知其大矣

尹緯論

古之君子道濟天下功在萬世得時則天行不得時
則龍蛇而無所爲功利之見數過時可悲天憫人而
已無與焉大道遠古風濤尺寸之智鉛刀之用平居
叱咤欲有所試當明夷之世而希无矣之福自戰國
以至南北朝五代時游說不根以取卿相攀龍附鳳

而陷主於不義戕民生以圖績不顧名義而亟亟苟
合稍不得志憤歎不能自平甚且倒行而逆施之比
比然也尹緯小吏託身遐陬既不能爲管幼安而亦
非張賓王猛閔濟艱難之器史載其言幸時有變以
遂其擇主之志自許大用而日以淪棄爲憂凡其涕
泣慷慨何嘗有拯濟民生奠定邦家之心徒欲乘亂
用事不久賤貧以一快胸臆而已姚萇小用之姚興
遂大任之卒之萇犯弑逆之大惡興無開國之遠模
君子與人家國如斯而已乎吾乃歎張賓王猛之不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鶴齋藏板

可及也賓量敵致勝推賢進士不守章句而有儒將
風宜其自比子房也猛雄略蓋世君臣如魚水其治
秦也不異諸葛之治蜀顧藉名義不忘中原豈若緯
者始扇羣豪爲縱橫之事求禪代不惜名節敗滅苻
登亦登輕敵以成緯功否則死休之卒亦勁旅也緯
對興曰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陞
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
廷古之君子正當爾耳不知輔翼姚萇適成其篡盪
清秦雍勦絕民命而已張賓王猛所不爲而謂古之

君子爲之乎莊子曰金躍求爲鏤鄒則以爲不祥之
金牛壽所稱緯平生言緯其躍治者與緯其躍治者
與

桑維翰論

石晉之興不興於契丹而興於維翰石晉之亡不亡
於契丹不亡於景延廣而亡於先殺維翰維翰之死
亦不死於張彥澤不死於德光并不死於景延廣而
實死於出帝方晉高祖之自太原徙天平也雖有異
謀而大事未集非有維翰馳尺書之使恃片舌之能
復堂文續

卷一

六刻鵠齋藏板

爲德光力陳利害恐德鈞之賂先入而唐祚移於趙
氏矣乃卒能使德光卻德鈞而空國興師滅唐興晉
於戲石晉開國佐命之臣維翰一人而已矣然而以
此始者亦以此終石氏一姓之興亡與維翰一人之
存亡皆在契丹契丹合而石氏安維翰亦得享其富
貴契丹絕而石氏危維翰亦不能保其身家是固然
矣而德光之犯京師也遣張彥澤遺書太后索維翰
延廣二人德光亦知絕盟之故出自延廣非維翰意
也特以結好之始成於維翰須其來以面詰之設維

翰不死而出見德光備陳敗盟之由歸咎延廣請申前約割怨修好則德光之怒未必不稍紓而石氏未遽亾也奈何出帝不顧宗社之重始則信用延廣輕啟覺端繼復因維翰有絕盟之諫恐其見德光而翰實也遂諷張彥澤圖之而維翰死矣維翰死而石氏亾矣雖然維翰之死可惜而不足惜者也嘗取歐陽公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數言反覆讀之未嘗不歎石晉之亾維翰之死理有必然而千古之謀國者所當奉爲炯戒也夫

復堂文續

卷一

七 刻鴿齋藏板

續衢言

兩浙肅清後曾有衢言之作曰理墾荒束胥吏止淫祀戒奢侈又嘗與吳方伯煦沈司成祖懋議杭嘉湖水利其事均未施行文字亦散落矣辛巳歲暮有以鹽漕二大政爲吾浙籌慮者去鄉八載近事聞見不備不足以承諮問姑率臆舉大綱以續衢言曰浙江漕綱兵事初定改票設局運司幾於虛位十年已來四所商人改票認引修復額課外似循舊事同創始馬端敏公撫浙時殷憂岱山曬私充斥始有查板收

買之舉甬東紳商舉措草草官吏掣肘私源未清帑
項浮費無益國計甚至以數十萬金買集之鹽盡付
沈沒今商情困悴積課滯浸灌私販賧削苛索成
江河日下之勢不亟謀恤商疏銷杜私節費一切苟
且目前之計皆無當也各商雖承舊名半由典賣殷
戶絕少運本課賦先出債累銷數周轉首顧重利謂
宜裁去門商巡商等虛糜名目減除隨課雜費慎選
殷實總商保舉引商量本分運如能各歸的名則壘
斷影射之弊可免貴於商情上達無抑勒無偏私疏
復堂文續

卷一

八 刻鵠齋藏板

銷之策自與杜私表裏而綱運後先次第搭配一秉
至公浙私以岱山爲大宗幾於家家有板潮退生滷
日出成鹽無場竈之人力無煎熬之財用收之萬不
能盡毀之萬不能清計惟有遵守古人減價敵私一
言通籌全局務使商綱之成本輕至十之五六官價
大減私販色沮另募濱海殷富設立岱商名目給照
專買岱鹽擇地建倉均由商人自行籌本營運於甯
台各屬酌量指撥十許縣境行銷曬鹽侵越仍以私
論卽認完本所之課由鹽運使每年委員會同地方

官查造岱山板戶冊籍一次倉鹽入數銷數由商造報一次庶幾私源既清官運疏通矣綱鹽局之設將二十年票運之時設局猶爲有說歸商綱復舊制矣尙立局以攬權侵官以剝下試思所治之事皆運使應治之事度支之費皆商家可省之費日牟利飭法道路以目非立徹綱鹽局不足以挽回積弊也請進言漕東南底定定二四加耗以剔弊救民甚盛事也然爲百姓計納漕之苦未爲有司計交米之難強爲其難則弊生於法外今又驟增十萬之漕米於是官復堂文續

卷一

九 刻鵠齋藏板

民皆不聊生而國家受其弊蓋謹愿之令長束手以積成民欠桀黠者將舉從前浮收勒折之虐政暴施於下匹夫攘臂其間釀成變故大府卽持三尺法誅亂民懲酷吏已晚矣前此不無匿荒小民得持官吏之短長而官吏不能逞今則鉅數驟增卽悉數交解將不足額則雖橫徵而有所藉口倡增漕之議者固曰承平久矣隱匿荒熟未復額徵吏非良吏民非良民固也而未深思熟計其流弊如將救之則必節餼費以恤官者恤民改南米章程以大戶救小戶之困

庶乎其有豸耳州縣未開漕倉先點倉書所呈陋規
白萬金至數千金不等官取之吏吏必取之民而悖
入者由于悖出幕友之漕脩紳士之漕規皆出于此
最鉅者糧道衙門之苞苴臨倉之供張各州縣費至
千金數千金從前初徵錢糧糧儲規費皆以錢起算
三年之後改爲洋圓又數年改爲銀兩故數不增而
其實加倍今宜明定章程盡革紳士漕規幕友非親
身在倉者不得挂名漕脩糧儲道辦公經費仍以錢
計大小縣以漕數爲等差至多不過千緡令長無可

復堂文續

卷一

十 刻鵠齋藏板

藉詞而後可以懲貪成治南米最爲官民重累零戶
歸南踰限歸南其中已有不得已之故今試以相反
爲相成之策糧戶一串載米三升以上者注明一成
歸南 此須就全數及地方情形酌量分別 升合小戶概免徵南官累既
輕民困小息惟不便於大戶必多方撓敗之既革漕
規復加南米紳士必不甘心是在大府謹持之耳如
是則漕雖驟加有司尙可挹注彌縫補苴中才所可
勉強不至如近日嘉湖大漕縣令向以爲膏腴者今
視爲畏途有奉檄之後投劾謝病不敢之官補偏救

弊莫急於此若夫爲民請命實事求是疏陳疾苦酌減幾成則在龔黃召杜自爲君子矣要而論之就場起課一稅之後不問所之方可以有鹽利而無鹽弊平斛響櫛餘米發還方可以安民生而無漕弊恐徒託空言無裨實用至於官運夾私之習上海買米之病

此縣買換卽彼縣退還之米

其事細瑣不足議也

握機經正義敘

九流初祖鮮不與六藝同原稽古黃帝以師兵爲營衛握機十七言帝營衛之制也天地之道圓方而已

復堂文續

卷一

十一 刻鶴齋藏板

推衍之曰曲曰直曰銳言方圖則亾不賅易也握機也一而已矣古兵家言乃曰軒轅風后世亾竹帛口耳相傳其由來遠矣由漢以來巨儒大師未有以通經之學治之者張良馬隆李靖之說橐籥家所傳會張皋聞氏迺以羣經義法疏通證明之握機之學益尊楊佩瑗大令手校與青囊天玉通義並刻之百家多言黃帝宋于廷先生推究歸藏之旨孔聖得坤乾之數言述而不作四正四奇卽八卦也餘奇爲握機非通坤乾之數者不能言故非周易大師洞明乾元

用九如張先生者不能疏通證明之也傳寫譌蹠張先生所讀定獻有舊鈔萬厯曹允儒注本與校語多合固知好學深恩未有不出門合徹者也

軍禮司馬法攷微敘

軍禮司馬法紀於班志其卽史記所稱齊威王命大夫論古司馬法合之穰苴者與書佚不具今司馬法五篇其言完具而平易鄭樵考述還之兵家斥議藝文志之品目近世校讐之家復排鄭氏要之吉凶軍賓嘉之爲五禮天地春夏秋冬之爲六官十七篇無

復堂文續

卷一

三

刻鶴齋藏板

革車介冑之儀度周官聯事司馬亦不詳行陳之制則夫軍禮之書爲詐力首功之世去其籍如井田之廢固可信也漢志司馬法於今之五篇同物以否過而存之未易質言乃漢晉以來經注疏義所引據司馬法言往往五篇所未有唐代類書左右采獲其諸百五十五篇遺文墜簡成周大小司馬之所掌凡可推說有合於經義制度承學之士通經稽古抱殘守闕考見治古之成法攘卻功利之變故非小益也桐城姚氏惜抱軒筆記山陽丁氏佚禮扶微皆嘗戡耆

司馬法佚文詳略互見推說大義以爲三代禮經之遺未能根極理要擇精語詳也吾友定海黃元同氏當世禮經名家大師也禮經通詁彙三十年成書猶以五禮之等軍禮尙委未竟古司馬法五篇也者然疑作矣卽姚氏亦僞之乃就廣二家所采條舉件繫理而董之推明古制折衷經教以爲之注雖存千百於十一而隅反之士厭飫尋省遂謂古軍禮至今存可也車而騎矣戈矛弓矢而肉薄矣奇器相煽火烈具揚矣戍賊生人遷流靡屆孫吳尉繚所不言矧王

復堂文續

卷一

十三 刻鵠齋藏板

朝所守故府所臧古司馬法所揚摧而陳者乎或者曰卷中佚文從出非一疑當有穰苴兵法厠焉而辭不別白元同氏固云苟無違於正道援而入之可也獻則以爲齊威大夫所論何必非太公所留遺始封之古籍田氏推大其先人穰苴所述合而箸之百五十五篇而在度亦傅益而成周秦古書兵家緒言如老子云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未必果出柱下然亦古之軍禮也六藝散矣求之九流墨翟呂不韋之書且有與古軍禮相出入者非闕達之

矣閱二十餘年自皖言歸偶於酒所與友人錢唐許邁孫論校讐事憶楊甫舊本猶咨嗟不置邁孫笑予癡也已而江蘇官局重刻丁亥秋邁孫與獻各得新本邁孫讀書搆密丹黃不去手誦文粹數十篇雜籀唐人舊集譌舛溢目於是銳意治之時里巷鄰近晨夕可共觸予夙嗜約同斯業兩家奚奴相望於道朱墨傳錄辨析之簡札盈笥焉邁孫所夕不釋卷於獻癡乃不啻首發全唐文悉識異字拾遺補闕獻以意決所從闔明年戊子獻以杜佑通典劉昫唐書及篋

復堂文續

卷一

大 刻鶴齋藏板

衍所有唐代別集一一對勘許君曰槩工之誤吾得以舊刻正新本宋刻正明刻然姚寶臣氏當世顯貴手緝巨編意在遠紹昭明不朽之盛事披尋所及殆不下數千卷門目既定必付寫官亦必有載筆之誤目治之誤塗乙之誤掄簡駁文之誤卽今王義方彈事闕入史文門銘櫛銘作者沿誤皆顯然較著者矣文苑英華成書相先後惟時諸家卷軸所見未必盡合要當彼此互正未易別白而定於一以故近世傳校唐人別集文粹與英華往往臚列所貴乎講去其

非而求其是者是好學深思者所有事也獻借餘杭
褚氏所藏嘉靖六年張大輪校本凡誤文脫句鐫正
最夥大都刻成後校削改補邁孫所得宋刻殘本有
合有不合度張校雜用佗本從其長者與冬者歲餘
急景漸闌邁孫更發文苑英華三復卒業然後新校
本文粹首尾完具可付彫行世獻聞文粹宋本舊在
胡大夫克家所又士禮居黃氏有宋紹興本吳中先
哲顧廣圻千里與英山金勇近圍據胡本撰文粹辨
證屬橐已成未刻行今許君約獻同校是書踵前人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鵠齋藏板

之遺意同不同未可知也馳書四方求觀辨證之橐
久而未得許君乃舉今日校書本末綴言以告來者
蓋亦山陽丁儉卿易林釋文所謂尋繹舊文實事求
是之意既非影宋本之豪髮不失亦非謂姚氏原文
當如此不如彼也但欲爲唐賢遺文千數百篇讀定
一善本而後知振八代之衰固不獨昌黎韓氏一人
而已也

意林敘

意林者唐馬總元會網羅九流件繫百家爲丙部要

刪之籍獻嘗縱心其閒問學治理之本末略具非漫然爲子鈔也顧宋元呂來輾轉傳寫闕佚譌誤乃至末卷脫失世所傳五卷蓋不全本也於是好古之士補闕拾遺說郛鈔補後第六卷漸布人間海昌周氏夙昔銳志校訂藝林傳鈔周校復不完具光緒初許邁孫約獻同校官本老友定海黃元同孜孜攷正已而六卷刻本由叢書寫完而周校臺本與陽湖繆筱珊彼此借鈔得完馬氏意林當可寫定不意文字因緣邁孫訪得宋本意林三卷卷分上下故傳刻爲六

復堂文續

卷一

三 刻鶴齋藏板

卷然後爽然於戴叔倫裁成三軸之序言卽文字亦多可取正我輩積歲之塵簡前賢闢跋之苦心一旦有所依據不亦快哉邁孫老不廢書勗於點勘重刻足本附之校語以貺來者不佞廁名其閒讀書取友之樂也抑獻方校是書卽以爲子家見存之本亦不必以是書異同彼此改從蓋馬氏簞緝有意刪潤削繁舉要自成一書又以爲意林成書志在進御故選言綦慎約略取有用祛弔詭往往求簡求整一人之私言願以質諸達人邁孫元同筱珊當不以斯語爲

河漢無極也邪

桐城方氏七世遺書敘

古賢大夫鑿楹藏書以遺子孫所以有家學也家學之尊孔氏尙已司馬子長有曰成一家之言向歆之經訓彪固之史載由漢已來推本不數見至魏晉而降七葉爲儒人各有集者人間猶樂偁之皖桐地望峻邃大宣箸于貞元之會毓爲碩人今天下承學治古文之士萬喙桐城尊靈皋侍郎爲喬嶽而先河後海之義或失何以明之方有明中葉問學之塗或岐

復堂文續

卷一

主 刻鶴齋藏板

或竄獨方氏參葉敦儒濯於忠節以厲文章其爲學也旣世又不爲昌狂無涯之言束經教而推究世用一門之內若比肩立其衷然名山之藏者傳之其人
不啻滿家矣今者賢子姓吾友宗屏大夫掇拾叢殘之餘排比立言之旨達卿文孝二先生性善釋庸言
今語善言德行者也文孝之宵澹居奏議潛夫之芻蕘小言職方舊艸當世政事之大者翁山以承平帚屐當滄海橫流少壯時避地白下膝寓信筆雅馴備
掌故與後起引除氏之方齋小言書說答問抑言語

之科與文學名家則甯澹遺文而下所謂人各有集
者也宗屏緝香七世遺書都如千卷寫定之年獻於
江舟校讀卒業重有感於潛夫先生詔獄中從黃石
齋氏論學有夏侯黃霸之風至於我
朝通儒輩出以名物訓詁求微言大義於遺經尋厥
濫觴實始於密之先生之通雅然則桐城方氏七世
之學不獨靈皋侍郎文辭授受之先河抑亦闡顧之
流一代經師之先河也已

古方柏堂輔仁錄敘

復堂文續

卷一

刻鳴齋藏板

伊古賢人君子未有獨學而無友者也孔子曰益者
三友竊謂直諒多聞必備具也而相成也非直則伐
木嚶鳴之義廢非諒則久要不忘之風息非多聞則
敦學相長之用衰學術之本原風俗之歸厚固可於
朋友卜之方柏堂先生以友朋爲性命者也桐城固
多賢豪哉方姚文儒接踵流風未沫故海內以爲問
學林淵先生生名喆之鄉少漸父兄之教出門求友
聲氣相感而植基也固趨嚮也正非聖人之言不敢
言其時贈處之交必端人也者而學以成壯而知名

負海內物望四方之端人論交恐後當是時兵事起
人民流散區寓雲擾亦可謂貞元之會矣人以爲靖
變之略在於師武臣力而不知賢人君子挽人心之
淪喪昌正學於絕續則有道義之孚講習之益衣冠
之耆碩振被於上韋布之士修明於下學術有本原
風俗因而歸厚所由廓清安定父老以爲復見太平
者賢人君子與有力焉方先生中年出游仕優而學
所因者皆當世巨人長德乃出其居恆所得講去其
非而求其是諸公者皆訢合無間友朋之樂與少壯

復堂文續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不殊獻聞之仁人心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而仁則
同然文字之原則仁者相人偶也先生數十年取友
之盛不外乎直諒多聞三益之徵具在此錄善相勸
過相規窮理之言不迂論事之指不失尺寸使承學
之流服膺此錄如見古人而又獲聞古人之所未聞
子曾子有言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先生簞次平
生故人贈處之言以合曾氏之旨獻因感夫世教之
盛衰有隱相維繫者抑亦聞者莫不興起也世有獨

學而無友者尙其憬然於相人偶之旨矣夫

海昌許珊林先生學綜羣經尤精治六書南閣祭酒
二千載家學不隊撰說文統箋彙艸盈數尺垂成而
兵事起散佚而後乃分韻訂識字略亦未卒業東南
承學之士咸以不見遺書爲憾方先生撰統箋日罔
羅海內先喆已刻未刻小學之書盈數篋蓋以甄綜
羣言實事求是亦猶左氏春秋博采百國寶書也今
許先生箸書未布幸際 中興人士嚮學許氏之學

既世先生令子頌鼎字子曼淮祥字子頌昆弟孱守

復堂文續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楹書亂定戢晉家本不下百卷多難得之彙有十數
年間人間傳刻而多有異同於是漸發舊臧寫定殺
青以饒遺學子承先志也獻束髮至今識字粗獘亦
嘗縱心南閣之書竊謂叔重氏五經亾雙折衷倉頡
九千文分別部居手定五百四十部窮天人之奧會
六藝之歸而又聞疑載疑不知蓋闕待理董於後來
達者玉篇而下本同末異異說日滋孳乳浸多嚮壁
虛造馴至唐宋李陽冰郭忠恕徐鉉兄弟言人人殊
猶治絲而棼之元明以降杳冥茫目不見全書絕

續之交惟王船山氏爲獨照之匠我

朝碩儒輩出發揮講母復旦再中惠氏席氏語焉不
詳至于段桂一從一衡或開經生之徑術或博羣書

之旨趣姚嚴校議日剔日攘安邱縣言以集其成

釋例句續谿執簡以振厥綱管見然而他賢之拾遺補蕪正

不乏賢凡牖新知胥寤來者若夫後起求勝亦有不

中險穴者孔之疑疑苗之聲讀流覽所及非心折耳

子曼子頌核定如千卷進退之間具有數指今世所

傳有徐承慶氏段注匡繆江沅氏韻表原本傳鈔皆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鵠齋藏板

由許氏然則校長之學得珊林先生而爲歸虛珊林

先生之學得子曼子頌而有傳薪承學之士由古均

閣讀說文札記子頌徐氏未詳說識鼎原之自博之

以叢刻諸書而甄綜羣言實事求是雖謂統箋至今

存可也

說文徐氏未詳說敘

許書行世鉉本較完奉敕審定鼎臣氏識語矜慎每

日未詳亦不知蓋闕之義顧其學識粗確尙在弟錯

之下故成書在後而疏罔不逮繫傳所謂未詳也者

大抵不明古音自生疑障稽古聲音之學口耳遷變
雅言方土授受且殊任城有長言短言之例高密有
讀爲讀若之分如其聞一知一迷方而已先正自顧
亭林氏漸以說文从聲爲古韵部居如裘之有領廣
韵以來聲讀之不合今昔傳誦者十七雙聲轉讀者
十三四聲已非漢魏人所知至動靜以義改讀等攝
以呼辨音餘而不治甚難而實非者與鉉錯治說文
等之華路藍縷而前之少溫後之夾漈彌不逮矣

復堂文續

卷一

美 刻鶴齋藏板

氏所未詳者疏通證明推說略盡卮言日出亦人人
殊吾友海甯許子頌承珊林先生家學研精不已好
學深恩最錄諸家訂徐之論爲徐氏未詳說一卷可
使承學之士於夙笱之癥結漸解而因以識文字之
大原舉一反三之學也徐氏於莊隸二文貢疑亦在
義形而揭其大凡則聲類爲多獻竊以爲不廢叔然
神琪之法不能循任城高密之軌不循任城高密之
軌何以讀南閭祭酒之書請以子頌緝香之數指求

之

闕文

許君既云聞疑載疑又曰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五百四十部中多言闕矣或聲闕或形闕或義闕苟文从勺非字單文从卑非字段文从𠂔不知何字𠂔之从同𠂔之从𠂔屮之从屮不可強解榮之𠂔𠂔之𠂔本書皆無其字與之有一點之有𠂔不知何義𠂔之又灾𠂔體無義𠂔本象形不知何𠂔某爲酸果何以从甘𠂔云攙擊巴帚不符至𠂔𠂔弓之𠂔𠂔田之𠂔與復堂文續

卷一

毛刻鵠齋藏板

名理

言考證者宗漢儒言義理者宗宋儒此天下之恆言也而實不然未有考證先有義理孔門所謂微言大義皆義理之學漢初儒者如賈董輩遺書具在剖析名理細入毫芒尋繹許書攷其古訓蒼而錄之以俟

隅反一注云惟初大始道立亏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大易論語之蘊性注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注云人之陰氣有欲者與孔荀孟皆通仁親也相人耦之古義元善之長獨處不見誼人所宜也諳今之義字禮履也知識詞也信誠也理治玉也事物之理非治則亦不見似勝天卽理也義己之威儀也義今之儀字臣鉉曰此與善字同意也元始也定安也安靜也埤今之靜字享安也謙敬也忠敬也敬肅也恭肅也肅持事振敬也謹慎也慎敬也此皆後儒千萬言而

復堂文續

卷一

刻鶴齋藏板

不窮而卒不出古訓慮外得亏人內得亏己也

惠必人已

剛得異端博言

倫道也

天下之達道五

學覺悟也

仕學凡此

麤引其端獨見其大而無偏至苟詳說之則儒家之總歸也世之爭立門戶樹漢宋之幟者可以息矣

篇韻

今許書祖本輒曰二徐小徐書先行又殘闕矣大徐奉敕校定要當多見異本乃持校繫傳楛異日出短長互見是其去取多未當也由宋以來更無多本學者歎之今案玉篇梁顧野王撰蓋在梁大同九年其

書至唐上元爲孫強增加遂失原本是書變篆爲隸
偏旁變易要不能悉依許書而部文餘者列字次第
多與說文一一符合其有出入可考正二徐傳寫之
謬是所載爲說文善本之證至亏注文多寡非必逐
字皆可據依每獲一義珍如拱璧廣韻者劉臻顏之
推魏淵盧思道等八人同撰集而綜成於陸法言勅
亏隋開皇初成亏仁壽元季諸人皆有文章箸聞北
南所見圖書當爲藝苑名籍廣韻雖經唐人箋注增
益分併失次中間原本正復斐然所載說文雖小小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鵠齋藏板

異同足備采獲近世研精許書者逐條覈正殆無憾
矣則夫篇韻撰輯皆六朝名人所引許文亦六朝善
本與其求繫傳眞本亏韻會信唐本作僞亏戴侗曷
若從事二書乎

唐本

宋戴侗六書故多言唐本左右采獲頗有奇異乃至
段氏作注因之增篆卽以所增个字論之如果許書
所有則史下注文當云又持个不必曰又持半竹矣
略舉一端可知其僞世儒多有論定不復縷陳獨近

年皖南傳刻木部殘字云是唐人寫本僅百八十有
八文而與徐本篆體不同者五說解殊別百三十有
奇今略舉其殊別之佳者槌距門與李善合柵編豎
木與玉篇合从刪省聲取聲較近柷樂木控與毛傳
合標積木燎之與玉篇合棊訓輔也二徐在部尾蓋
由寫落補收唐本在榜檄檠楮下段注正與閻合既
可見古籍流傳之善又可信先哲讀書之精其它則
莫氏箋異具有成書無俟悉數必欲專已守殘謂梨
木盛行而外必無有絹素霾藏人間復出者亦方隅
復堂又續

卷一

三

刻鶴齋藏板

之見矣

陳先生遺書敘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三年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然
三代盛時儒者則通羣經而無所謂專門名家孔門
之徒猶曰身通六藝漢興秦燄既燼遺書閒出於是
詩有齊魯韓毛書有伏孔樂經亡矣易則施孟梁丘
春秋三家教術嚴頗禮則大小戴淵原且殊淮南王
書曰溫惠柔良者詩之風洎龐敦厚者書之教清明
條達者易之義恭儉尊讓者禮之爲寬裕簡易者樂

之化刺譏辨議者春秋之靡西京大師自合而分爰
暨東漢絲分而合開乎高密鄭君羣經撰述兼綜恚
緯闢三禮之榛蕪號媻精焉至於單文大義應人倫
之間則有鄭志制節品物發前哲之覆則有五經異
義駁惟夫內外既通津梁畢達流裔既長承承二千
年間以待後之達者緒而杼之簞以業之庶幾性合天
道加玉心焉

聖清振古師儒輩出江淮之間其林淵矣絕續之日
有陳先生夫以抱負墳策方領矩步信行清操若高

復堂文續

卷一

三 刻鳴齋藏版

詡閉門誦習若魏應固已皎皎若日不硌硌如石隱
居教授有年執友若柳興宗賓叔張崇蘭漪谷春秋
尙書之師資也先生道真自葆博綜六經不名一師
依古實事求是之學遠近承流推之崔儵沈麟士當
其謙不箸書而件繫之者十餘萬言尤致謹于典章
名物蓋深于禮者也昔者聞之禮是鄭學先生乃有
之似之先生身沒東南兵起亦如鄭公之世黃巾爲
害羣書腐敝寫定末由閱五十有三季令子克劬掇

楹書之殘收傳寫之本猶可分經條列巨細不遺凡

經說八卷經遺說一卷周禮車服志一卷考工訓釋
三卷學者得之以繼鄭志今不異於古所云中有別
白知所折衷禁十二物頗殊後鄭流宥五刑季長亦
失若此者駁五經異義之比也然以淑艾之私尋省
本末先生所學在于執禮者有如需五受祉娶禮歸
妹六宗至貴禋祀惟天說詩至重較四簋推究禮制
春秋傳之配祖衡統球正注疏凡此皆觸類而長先
生蓋深于禮者車服之制詳紀考工一器而工聚高
密之媵精亦先生之媵精已古史者學春秋家百家
復堂文續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諸子天人之故皆與六藝同原先生枕籍圖史無敞
不甄今可見者丁戊筆記二卷又羣言之總龜也雜
文歌詩三卷因以坳焉推本經術言不離於宗獻竊
歎大道日撤揚雄氏所譏書肆說鈴者日出凡學有
本有原東帶自脩學道謙讓者其本告之語言多學
而識者其原經者常也四術以正則五性以成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必有論世而尙友者與

硯景敘

金石之學研討日精金文款識而有泉錄石墨摹拓

而有硯譜抑亦漢志賦家六義附庸蔚爲大國者與
會稽王止軒一門風雅窮經著書等身作述三餘多
暇而兼愛好奇見夫古今名賢遺硯日出於世
銘識磊落往往因寄所託有韻之文無韻之筆
雅有助於辭章至於四體書甄仁興而作則豐碑巨
碣固連城之珍而握中靈蛇之珠亦復照前後乘矣
君緝香有年手自箬錄几席輝映百十而贏吾儕傳

觀奇文疑義賞析不窮故知學無不賅與有所託布
指知體河不擇流於此識君之才性也已抑獻有慨

復堂文續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於中者物無重輕恆附人爲重輕維翰穿鐵之勤子
瞻墨磨之歎書策琴瑟聞傳文房之四友巖洞采獲
綈錦什襲硯之品則然乃如謝文節橋亭卜卦文文
山之玉帶生流傳數百年銘辭寥寥尊若彝鼎後來
趙夢白黃石齋清忠亮節近世漁洋竹垞莘田諸君
子文采斐然墨本片楮蓀林瑤之豈非品藻人倫激
揚在風義而物特其寄焉耳鉛山佞相題判故硯尙
在中書之堂相傳移觸輒有拂逆非戾氣尙可中人
實則人人呵爲不祥不欲著手摩挲而已知此義者

可以讀硯景矣

翠雲草堂金石存略敘

獻與蔡子鼎未冠納交以詩文相厲初未從事金石也顧子鼎少卽工書求晉唐遺法於彙帖中其意賺若未足獻入京師稍稍從長者游於問學涂術約略求益討尋唐以前碑拓緒論往往得之道州何子貞先生云已而客閩在長沙徐壽衡學使幕中頗覩所藏善本故鄉兵火獨客憂傷時與子鼎輩絕不相聞幾不作再見之望故人魏錫曾稼孫同時流寓福州

復堂文續

卷一

孟 刻鵠齋藏板

方銳意治古碑碣文字戡香叢殘有萃編補石之作獻羈困無聊朝夕講習而故家趙氏梁氏陳氏所藏方出獻承其散失之餘稍收力所能致者稼孫兼綜唐宋獻則及隋而止稼孫志在箸書獻意存稽古而兩人物力皆不逮每遇名蹟質衣嗇食所不能得則咨嗟絜日而已事在咸豐之末比同治初元稼孫校錄之書盈數寸鈔纂闕疑而獻心目所及助之讀定者數十事蓋於先正翁王之書頗能講去其非矣亂定言歸有城郭人民之感乃與子鼎雪涕相見疇昔

可以讀硯景矣

翠雲草堂金石存略敘

獻與蔡子鼎未冠納交以詩文相厲初未從事金石也顧子鼎少卽工書求晉唐遺法於彙帖中其意賺若未足獻入京師稍稍從長者游於問學涂術約略求益討尋唐以前碑拓緒論往往得之道州何子貞先生云已而客聞在長沙徐壽衡學使幕中頗覩所藏善本故鄉兵火獨客憂傷時與子鼎輩絕不相聞幾不作再見之望故人魏錫曾稼孫同時流寓福州

復堂文續

卷一

書

刻鵠齋藏板

方銳意治古碑碣文字戢香叢殘有萃編補石之作獻羈困無聊朝夕講習而故家趙氏梁氏陳氏所藏方出獻承其散失之餘稍收力所能致者稼孫兼綜唐宋獻則及隋而止稼孫志在箸書獻意存稽古而兩人物力皆不逮每遇名蹟質衣嗇食所不能得則咨嗟絜日而已事在咸豐之末比同治初元稼孫校錄之書盈數寸鈔纂闕疑而獻心目所及助之讀定者數十事蓋於先正翁王之書頗能講去其非矣亂定言歸有城郭人民之感乃與子鼎雪涕相見疇昔

交游文字之友吳子珍周伯虎袁雪安諸子皆爲異
物獻感舊之頃仰吾子鼎別後之所造則亦於瑣尾
之日有石墨之嗜當是時稼孫暫歸復出以鹽官仕
閩獻遂與子鼎朝夕講習如稼孫道路漸夷齊魯秦
隴古刻所萃瓊蠟日新於今廿年乃有歐趙以來未
嘗箸錄西漢齊梁所留遺一二千載始布人間遂得
見古人所未見亦厚幸矣此廿年中獻得讀錢竹汀
武虛谷沈西澌洪筠軒諸先生之書而讀碑之心目
偶有出諸家之外篋衍所蓄僅四五百品顧有在諸
復堂文續

卷一

壹 刻鵠齋藏板

家後者輒隨筆題識之然而塗乙未定卒未合寫成
卷間存一二在日記中子鼎書跡適麗由正行以尋
其原博覽秦漢以降篆分隸楷之正變存亡顯晦之
本末尤于人品之邪正世運之升降二致意焉撰翠
雲草堂金石存略四卷選言既雅而獨照尤精雖藏
本未備而寒士精神之所寄讀書尙友之所得已可
信今而傳後而以獻同聲之應固已不下帶而道存
乃推尋其言外之趣實事求是故無勦說抗心希古
故無雷同子鼎長予三歲金石存略先予成書獻之

金石文跋爲復堂類集之一或者後君三年寫定惜乎稼孫逝矣遺書閒出而獻與子鼎所撰述不獲稼孫審正之也

振綺堂詩集敘

國家全盛稽古同天之

聖人出焉四庫求書則山巖屋壁之藏日顯而名家舊族被服儒者有累世楹書之積如吾杭州振綺堂汪氏進上遺書箸錄至百餘種

天語褒嘉事備掌故當是時汪氏賢喆輩出澤於古復堂文續

卷一

美 列 鶴 齋 藏 板

富於文如干陂先生以來昆弟子姓往往以科目起家以述作自任也惟夫天地之運文質相禪風移道變則文字先焉漢唐之代治當極盛儒術之士濯磨經訓歌詠王化凡名家著作後世論定必以其時其地攷其立言用心皆植于忠厚傳于美備士或生丁未季念亂憂生頌其詩讀其書則慕思於亾竊咨嗟於不逢其會孔氏序詩所由正風正雅之少於變也干陂先生明經治六書箸書滿家有易說存悔說文繫傳考異之作乃以緒餘賦詩爲振綺堂集一卷見

道之言夷愉爲多懷古尙志悠然有黃虞之思懷人
寄遠溫厚而和平體物寫情從容而安雅抑不必託
體峻雄而情靈自然諧暢者與先生去今日百有餘
歲井里不改風會較殊焉近三十年兵甲起東南文
物以替杭州再陷振綺藏書散落殆盡汪氏子弟劬
學績文者尙比肩立而述祖德者追思

升平求生其世而不可得獻讀振綺堂集請誦詩曰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爲之目想神游不能自已
又得見振綺堂藏書目則我生之初數萬卷尙亾恙
復堂文續
卷一
而惜乎未得過讀也先生遺詩尙未授梓族孫曾唯
斟寫刑行屬獻紀敘斯文乃略陳夙昔讀書尙友之
私言如右以諗汪氏之賢孫子

謝氏世雅集敘

東山太傅再造典午於越謝氏與甬東山色爭高矣
子輿氏有言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故國廢故家則終古而不絕而所謂故家
者有世祿有世學謝氏固世祿乎抑世學以膺之夫世
祿爲遇合之事外至者
世學則一門授受代有聞人源遠而流長薪盡而火

傳師友也者父兄而已足矣讖氏之學處則孝友出則忠節積家乘以成國史於是清議尊之宗姓親之遙遙華胄質之春秋之教亦有文有獻詩者古之所以爲史獻私智闕論疇管之言恆以丁部之總集可附於史家然則會稽章先生撰郡縣志以文徵別編推明遺意緝香一門之箸作文在是則獻在是家乘之有合集以方志之文徵例之讖適聲先生故家世祿之胄膺聞人世學之傳徵文考獻萃三百餘年一家之詩網羅散失芟蕪存真勤勤學齋講肄之餘撰

復堂文續

卷一

刻鶴齋藏板

讖氏世雅集十卷自明中葉迄今茲旣往之先哲惟夫鑿楹有書乃傳家有集年代云遐游經兵火猶得排比成書想門第之高華如古韋杜而先生述造之旨淵源史家循道游按察而下廣徵傳志碑狀之文表先人之志事毖後來之尙友詩者所以爲史丁部之總集可附於史家疇昔之言得以益堅其持論矣若夫言之文行之遠頌其詩者且以爲大小雅才蔚於一門瞻言世學載德故家必有興起於方來者焉

讀碑之學可以通經疑扶史救斧藻山川等量文字
懿矣哉至於書藝之原流升降正變猶其隅也然倉
史呂來自簡而籀曲而有直體柷乎圖乎變必有所
从出有內有外風習蓋自難而易矣古者器不苦窳
形而下者皆器也書其器之倫與倫則必察察於古
文竹簡韋編不可覩縑而楮矣亾呂永傳遂俾鈎擷
一再淪胥彝器閒出盛于天水之季季近代不蠲何
必亾岑鼎信而可徵者貞石習而多岐者今體隸書
皆之附庸蔚爲大國曰真曰楷天下同文章艸不施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鶴齋藏板

于典要識字必先于波側世目工拙稱藝吾于高庠
見道同年陶心雲氏知之矣幸生右文之代熟于先
正明清之言山厓絕域闕者日出舊臧精拓平揖古
人乃有歐趙所未見遂不復曰棗木爲津筏凡沈浸
麇飶二三十載一旦發露必彼來者風雨並旅成七
言百章洞達南北之離合摧廓宋元之窺覘以包大
令爲批導阮太傅爲雷門於是黃初以降今日以前
變不離其宗言各有所當固已披卻導窾甄綜羣言
而進退之述曰當作然引而不發正鵠在縣猶躍如

也夫方員曲直之用二篆既生八分次仲雖非秦人
于篆籀授受之間解楛其象神明其義今隸之立夾
天人合發矣是故刻諸樂石先就平方勒于摩厓漸
縱雄瑋輝者曰晶高者嶽峻艸木之榮華飛走之角
翬蔑不備具奇正毋曰性情一人之所構造襍用柔
剛一代之所成就良有朕兆造車有轍迹循也流水
有枝分遷也肇東吳西晉葛楊神道上闕五鳳下達
貞觀初體開闢包舉後先始興安成晚出閔達茅山
之并瘞雀之銘南書如江濤中持兩戒之絡矣北書

復堂文續

卷一

罕 刻鶴齋藏板

林立若二爨出以南開北邊微乎抗中州之顏行隴
東臨淮高齊二妙直于北郵南若夫熒陽上下之碑
東堪石室大基白駒幾幾四時之氣咸備五嶽之奇
盡世南所不能爭北所不能私也謂夫篆分艸隸曰
來境若天成儻所謂借書於手者與周隨相接楊氏
統一區寓而龍藏寺陳思王華樸臻至亦徐庾開四
傑之文所以徠歐虞也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最

深于蕭選歐虞筆精折衷南北瑰瑋多師北書不藉

修禊敘內景經也禊敘文不錄于昭明書待賺於蕭

翼鉤樵傳刻千枝萬葉右軍復生必不勿千數百年彙帖眯目困騏驎于阜懋閒亦可哀已聞之神禹導河高尋積石巨靈後天手擘二壑吾友作書恆參異己之長論書絕無騎牆之見由唐呂前數家珍先呂分隸由唐呂後畫鴻溝不溷碑帖可以藏之名山可以縣諸國門顧予疇咎之言未嘗告我友朋者與卷中往往符同欣喜而還因呂自壯卷端拉襍件設殆徧復學大要爲敘庶埒敦學之義呂質于達人

重刻餅水齋集敘

復堂文續

卷一

聖刻鶴齋藏板

退之有言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誠不自知其何心苟非世之所稀何爲使予歛歔而不可禁乃有文章之應求同於風義之感激者宗嘯吾司馬生有軼才雅好詩歌亦旣不懈而入於古矣流連作者之林讀餅水齋詩而篤好之鐵雲先生天才亮特超乎塵盞之外冠劍遠游與奇氣相發詩篇雄峻畦町獨闢同時朋輩旣無與抗手卽求之高岑歐梅且變化匪由於擬議也風徽未沫詩卷流傳之本漸稀陽湖黃仲則秀水王仲瞿豐才齋遇畧等先生顧數十年中遺集

皆四五刻紙貴藝林餅水齋集則不絕如綫嘯吾銳
意覆刻行世然而薄宦羈栖鉛槧不易就同志諸君
謀之經歲工未及半嘯吾遽捐館舍立文在篋以待
侯芭而餅水一刻又君未竟之緒邊竹潭齋尹再謀
之同志乃得告成時宗君之逝已將一年矣昔袁中
郎得徐文長遺草於故紙中賞奇感歎作敘有微至
之言今舒氏遺集得獻楮而益廣其傳吾尤望世有
袁中郎其人以傳文長者傳獻楮也然而幽奇磊落
之士生而連蹇不得已以空文自見鐵雲之落魄戎
骨之求而已可勝慨哉

合肥三家詩鈔敘

江淮之間固多異人哉咸豐初櫂槍明於上萑苻應
於下異軍蒼頭特起蜀山肥水數百里間驤躍於行
陳者相望文武材用有奇必顯於是乎貂蟬兜鍪盛
於一方尊於薄海矣吾觀季漢之世雄俊君子三方
自奮於功名而邠原田疇之流蓄志隱軫而制行高

清譬之百尺之松鬱鬱澗底連城之玉匿迹空山窮
老盡氣而不詭志以干時何嘗不發光氣於人間礫
礫崎行自離物表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若徐君懿
甫戴君子瑞王君謙齋其斯之謂與士之表見於世
者出則展其用處則章其文抑又聞之詩也者賢人
君子不得已而作也三君子者不得已之故同不同
亦未可知惟志隱軫而行高濤者則無不同故平居
相慕悅論交相友善文章各有趨向亦猶立身之各
有本末至於希古樂道與夫觀時感物如笙磬之同
復堂文續 卷一 聖 刻鶴齋藏板

音焉獻志行無似宦遊皖國則聞三君之賢如古人
之在書策行且十年作合合肥與謙齋班荆定交而
徐戴則逝矣乃盡讀三君之詩貞松之條奇玉之采
亦既含華隱曜於無窮又使予如見根矩子泰之風
儀於言外也簡書餘日手寫其尤雅者合爲二卷於
徐戴等後世之相知於謙齋樂奇文之欣賞江淮之
間固多異人哉

蒿庵遺集敘

嗟乎獻尚忍讀蒿庵遺文哉然而後死之責獻能不

理董其遺文哉夫垂空文以自見往往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獻則曰毋輕言不得志亦視其志何如耳彼煙視冥行喬宇鬼瑣者無論矣井牖之間豈無天日從而覘之自憙也溝澮之盈也涸也可立而待而猶睢睢猶盱盱獨絃哀歌以賣名聲因是自炫自媒又安能皎然不欺其志哉中白信道篤而抱真以游於世淵乎磬乎時時以微言發其素尙不求凡人之知也亦不求褒衣大袿有名字者之知若夫其志則學蕃露之學以通春秋權於春秋之變以

復堂文續

卷一

器 刻鶴齋藏板

明易夫豈空言而已覃思天人之際而反治理於百王表行事於儒者又以爲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躬在韋布寤思頌聲不得已而思其次樂府之官之所掌在野之臣朝不坐而燕不與乃僅託於里巷歌謠待采風之登進極之令慢小詞今樂猶之古樂六義之所以首風者其默識之矣吾觀董子百三十篇散見於今蕃露中古無別集也箸書焉耳班氏撰漢書不傳文苑馬揚辭賦亦箸書也二南以下後人以爲徒

詩則凡有辭無聲四五七言抑風詩之選與中白尊

其志以尊其言獻以後死故人摧心輟簡而學悲定
文者如讀離騷哀郢招魂悲其志以待太史公其人
侯芭不足道也篋中先後弄藏臯艸久未寫定中白
之甥許太守網羅放佚校蒿庵遺集靜觀堂文十八
卷賦一卷樂府初編一卷二編一卷補遺一卷詩四
卷補遺二卷詞二卷補遺一卷都二十五卷開雕斯
竟傳之其人獻不能以無述至於中白生平獻敘周
易通義著其大略今年獻亦刻復堂類集二十一卷
乃不可得中白一言而志終隱矣

復堂文續

卷一

望 刻鵠齋藏板

虛白室集敘

文章之事性習而已性乎仁義習乎名教而後無愧
於作者性有毗陰毗陽習有是非非素持是以進退
千秋不朽之業別白而定一尊作者難識者亦不易
也吾友桐城方滌濟世有名德聰聽彝訓內行純備
志學一於至正於是乎學有經術通知時事則又明
乎文章之正變不復以斧藻自飾並不欲以流別自
囿浩乎沛然不異於古所云也宦游中原攬河嶽之
奇勝當兵甲之會折衝於尊俎出帷幄而綰章綬儒

者爲政緣飾於經術政成於學優之年然而難進易退不待縣車而反於初服廉靜之性則然習於冲夷不習於華廡古之人與獻幸獲交於古君子盡讀其文與詩皆得雄直之氣稱心而言不求工於字句音律而志識卓然扶質立幹如其爲人韓氏所謂浩乎沛然者庶乎遇之獻性鄙而習陋亦嘗窺見作者之體要與聞師友之緒論矣往日妄言文章輒曰有實曰有用若夫抑揚措注而言家法侔色選聲而號名家匪用掎摭心竊恥之君宗賢者更有柏堂先生著書等身文章之有實有用則殊轍而同歸者也獻敘論滌儕之文旣告世之敦性而慎習者因以質於柏堂

復堂文續

卷一

吳 刻 鶴齋藏板

慕陔堂詩敘

昔先正毛睿中之告吳西林曰古人讀書不專務詞章流露謳吟抒所蓄之一二焉耳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遺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斯言也天下之公言也而獻嘗私以求吾杭州之詩則尤信西泠十子世以爲源出雲閒而張柴二老樸至堅凝毛

吳沈丁古秀掩抑要皆溫然其辭非徒綺靡大科再
開杭州稱盛於海內董浦箸書等身詩宗杜韓而先
生固出於通經考古之緒餘也樊榭秀絕人寰超然
物表朋輩趙周遺詩疏越如發朱弦而西林先生則
今之陶韋不踐迹而入室自謂獲睿中之論他山之
助此可以正告鄉黨承學之士矣西林同聲有魏玉
橫於是乎一國之風始終無叫囂佻諺之習中葉名
輩略具於汪氏清尊集皆不愧樊榭西林之嗣音者
也馮山公廬抱經諸公儒林丈人授受樸學桑叟甫
復堂文續

卷一

刻鵠齋藏板

之老成典型湯西崖之沈鬱頓挫皆所謂同工異曲
者與獻生晚不獲接耆舊之杖屨然如張子真汪劍
秋魏滋伯施庭午邵位西諸君子緒言推送虛往實
歸亦若合符節焉耳童冠友朋卽有同氣之求蔣賓
梅藹卿昆季龔孝拱張韻梅論交最先高氏一門則
古民宰平二先生子容茶庵昭伯仲瀛白未亦人人
之珠家家之玉乃吾王子松谿知名既久相見獨晚
獻年踰二十奔走四方喪亂旣平歸於故鄉海內師
友奉教非一而炯然悠然心目之地乃念我夙昔之

游風雨之合則於平生里巷故人思之切至聚散存
亡已不可悉見矣始與王子定交所謂或傾蓋而如
故亦惟是性情之通臭味之無差池而後相慕悅如
平生非偶然也當是時大府奏開書局羣士輻輳其
人皆抗心希古雅有志尙而不無遽起之論猶憶酒
酣耳熱夜闌秉燭於聽園小樓之上吳興施均父桐
鄉沈穀成仁和陳藍洲錢唐張子虞抵掌論文各樹
一義往往頭沒杯案聲振屋瓦予與韻梅雖已摧鋒

落機猶時時送難不自休其時松谿夷然退然拈鬚

復堂文續

卷一

哭 刻鶴齋藏板

微笑於旁或長嘯如有所不屑蓋深有得於吾鄉先
正之流風餘韻不獨以溢量爲戒尤不願所蓄之無
餘故獻與王子共晨夕且五年計車往來亦連牀接
席也而交且日深松谿貧而樂道善病而神全中年
成進士作令江南西道日起有聲十二三年浩然歸
來亦人如其文留爲有餘而已松谿少好爲詩稟草
叢殘旣不自愛惜又以兵火散失之疇昔之酬唱松
谿詩成多山水蕭寥之音不與朋輩角其奇而奇者
自廢官江右後稍稍緝舊刻之稟一卷爲蘇門之琴

與爲黃鶴之笛與識曲者且聽其真而松谿則情至
而文生觸緒而興感抑亦流露謳吟抒所蓄之一二
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杭州湖山清淑衣冠翔雅亦
云舊矣吾輩不及見耆舊之賢時思尙友得其緒論
心師其意孱守可終其身詒之子孫如或並世賢達
文章經術前無古人不樂聞此鄉曲之言獻與松谿
遭際略同甘苦不異密爾自娛固相視而莫逆也

小雲巢詩錄敘

夫詩聲音之事也風雅之道未墜在人昔者哲言不經

復堂文續

卷一

兪刻鵠齋藏板

孔公風雅無別抑知東魯序詩循聲而得理於是乎
有四始於是乎有六義故有有聲無辭者無有辭無
聲者季子觀樂得之於聲遂以進退百王若夫流極
文士之辭滿天下吾不知其聲中何律卽不知其辭
比何義往往觀感旣窮而名言且盡矣安陸李君守
潛字竹君生當近世無休明之遇有憂生念亂之所
託長言永歎發爲歌詩獨弦之哀變徵之中出於不
自知成於不得已生近雲夢之澤遂多楚聲不能期

以宮商縣會亦生丁是時不可強也一不榮遇不遠

游因寄所託不比傳於古人遺篇散落僅有存者若
九噫之澁澁樂府辭之鬱鬱以爲獨弦則獨弦矣以
爲變徵則變徵矣長篇短詠大都稱是庶識曲聽其
眞者釐流別灼隱顯恍然於詩者聲音之事也作小
雲巢詩錄序

愛日山房詩敘

童時讀清尊集有穆如之風無率爾之作同集諸老
如汪劍秋莊芝階尙獲瞻其丰采而夏松如先生畱
餘堂集出入騷雅跌宕昭彰惟以海寓承平湖山文
復堂文續

卷一

辛 刻鵠齋藏板

酒之樂可以見衣冠之安雅風俗之厚而文章之澹
如此松如先生有令子鳳翔子儀鸞翔紫笙皆以文
學世其家子儀擅繪事紫笙精疇人術業而詩篇又
清深瑋麗各擅其勝初相見時翩乎羣屐少年哉無
幾何潢池盜弄兵甲滿地於是乎憂生念亂散之四
方丁巳戊午獻從萬文敏公入都子儀弟兄攜家先
在趨官郎署乃其晨夕雖羈窮也有唱酬之樂比子
京兆試報罷南下夏氏亦遭母喪雪涕言別由是獻

客聞紫笙客粵子儀轉徙海上故鄉再陷各無歸路

子儀一再改官槃互於秦蜀河隴間犯烽火罷征車
聲息不相聞者且八九年君乃於行役憂患之中發
憤爲詩篇體峻雄益入於古然視少年行樂嘯詠山
水之音則一變矣甲子乙丑東南之天心卽漸厭亂
家山亡恙流亡乍歸餘生如蘇耽之鶴城郭人民之
歎千載同之先是獻在汀州陷賊四十日逸出子儀
有詩悼惜越戊辰再見子儀於杭州亦有詩紀感也
是時子儀已病又言紫箜篌南海不得歸絮歎而已
子儀以郎官改外入秦從外舅吳仲筠督部西安軍

復堂文續

卷一

至刻鳴齋藏板

中轉饒至山右畱二年一權州牧自以早衰懷土再
改江南以邇并里病中詩歌不廢而神理則稍稍衰
矣獻公車三罷蒼黃綰綬仕宦不進衰病侵尋子儀
歿數年而始聞平生故人無相見期子儀有子曾傳
十二歲能詩高才遠韻吾輩以小友目之治鄴大使
水經注未卒業子儀在時家已毀父子先後應官連
蹇不偶獻謝病罷歸則曾傳亦卒審定在茲堂遺詩
序之今復披尋子儀愛日山房詩集清尊諸老嗣音

斯在哀樂殊茲而風調可觀後之人讀夏氏三世之

詩挹其波瀾一門風雅而鄉國盛衰之故又復動馮
弔於方來獻諷詠追念疇昔在目周旋抑亦悲從中
來不可斷絕者矣紫笙詩不多作高華朗詣近陳隋
人告其子姓儻可緝音獻亦將覽觀焉

春暉草堂詩敘

古有獨行之士則有專門之學用志不紛乃凝于神
六藝九流家法尙已名其家者往往憇置其餘而竝
世知交後來承學則又撥拾愛護以表其爲安雅之
君子心力兼人固如是平生故人有夏紫笙舍人者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鵠齋藏板

麻苾布筴之長追唐軼宋幾何比例歐洲之人傾企
之謂疇人嚮學杭州獨盛則梅侶項先生鄂士戴先
生吾夏子出新恣簡而亾罅也遺書與兩先生鼎立
傳之其人矣然而獻生同里閨旣冠之年與君定交
於京師時兵火徧東南少年意氣相見輒誦天寶詩
人憂生念亂之篇於是詩相唱咏以舒憂而娛哀
閱一年別君兄弟奔走不皇暇君又粵後治苾數
益精予聞游七年於君不相聞亂定歸里君已前卒

遺孤五齡素鞞相見君兄子儀告我則曰弟客中未

廢吟詩頗究正變有遺艸百數十篇待君讀定獻乃
雪涕諾之不謂逡巡二十稔子儀父子皆爲異物而
君身後素鞞遺孤曾佑字邃卿自奮於文學踰冠擢
貢士弟一入翰林獻方家居始讀紫笙遺詩二卷宮
商籥會之聲丹青相襍之色有天寶詩人憂生念亂
之遺韻然則舒憂而娛哀猶前志也離騷以降所謂
窮而後工者其在斯乎抑有感於君平生有卓爾之
志不苟於利達嘗與予密坐討論尚友古管耿介違
俗之士儻亦有意於獨行之傳乎學旣專門而遺篇

復堂文續

卷一

壘 刻鶴齋藏板

朗詣筋力成就所謂餘事作詩人者由此其選也

志 在茲堂詩敘

咸豐七年獻游京師鄉人夏子儀子笙兄弟方寓宣
南而吾友陳炳雲欽館夏氏邸舍授子儀令子曾傳
讀勝衣之年嶄然見頭角子與其父師晨夕過從談
藝抵掌曾傳持一二詩質正製題造句有成人風叩
以文選杜詩皆能往復其曲折非徒上口而已獻與
吳子珍同歎異之嘗曰薪卿吾小友也薪卿執經之
餘所作斐然日益多雲欽論詩戢至嚴於音辭孰爲

古近故薪卿所就殆一日而千里閱明年獻與子珍
先後南歸予旋入閩夏氏父子閒關客秦晉時兵事
大起鄉井再陷遂與薪卿絕不相聞然而文酒閒時
時念之以爲作者之林此其選與別且十年故土廓
清予自閩歸亦三載薪卿始侍親南還時子珍前卒
子笙客死雲欽殉變與薪卿握手涕洟悵焉如夢寐
也出篋中詩藁盈數寸予於秀水學舍審正之遺書
忠告益以古作者相期薪卿固莫逆於心耳然所遭
日困仍歲素冠有鮮民之痛遂棄諸生入吳下需求次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鶴齋藏板

爲吏夫以邁往不屑之韻抗心希古方將紉蘭佩劍
懷湘而弔賈生際喪亂流宕山海無以發其志尙又
使少年有憂生之嗟幾幾無以爲家一官淪落顏色
於進退譬諸澤雉游於樊中偶尋朋舊作物外之游
發思古之語言所謂強顏耳如彼龔生竟天天年有
由然矣薪卿少豪飲連不得志益放於酒年甫四十
以幽憂死可哀也夫獻困公車又病臂也作令古皖
國淪於簿書又與薪卿絕不相聞今年夏養疴里居
吳子修太史以薪卿詩藁屬再審正相知定文所不

敢辭乃前所見數寸之槁薪卿既手自芟削予始終以古作者相期遂合近作重次第之傳之其人薪卿之詩吐音高亮而託興幽奇出入於蕭選成就於杜陵雖未見其止而鄙人尤有同調之感也獻長以十年老去未忘文字海內故人往往飄搖於風雨矣盛年如薪卿軼才如薪卿方冀以任華長句附李杜之集不意元晏作序乃當太沖之身後也可哀也夫時光緒丁亥夏六月

涇上先生有獲齋文集敘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鷓齋藏板

古文章名家未有不折衷經訓者也而經師授受其抑揚繁簡何嘗不兼善文章光緒初朝臣建言請頒近儒緝述十三經於學官以輔注疏所舉首及安陸李教諭周易集解簞疏蓋以推明鄭虞之學湖北學使趙大夫校刻以貺學子獻來客江夏李氏後人多文賢有從游者乃得讀先生遺書時李氏方編緝有獲齋文集付獻次第之可寫定先生之文所謂經師授受而抑揚繁簡兼善文章者也夫文章原于六藝尙已顧由漢以來體製日繁正變日出回車之歎歧

之中又有歧焉李先生之言曰唐宋八家之名既尊
近日論者又謂宋文極盛奉歐曾蘇氏爲不祧之祖
秦漢太華也韓柳少室也宋人平原廣澤也太華少
室縣厓峭壁非資力過人而又具探幽之癖者不能
躋若平原廣澤足力所至可以直前噫先生其有所
風與抑有託于此也先生之文折衷經訓稱心而言
論箸夷粹往往曲鬯而出以平情敘事有典則激揚
忠孝之篇凜然如生不必有唐宋之門戶已爲歧路
表之正軌竊以爲古經師有授受抑揚繁簡兼善文
復堂文續

卷一

奕 刻鵲齋藏板

章者在是後來讀先生遺書者庶興起焉先生家湏
溪之上學者稱湏上先生

雙研齋筆記敘

聲音文字以通鼓言大義之郵先正往矣遺書傳之
其人有縣兩漢家法晉代以來彌不逮者亭林慎修
而後足名其家者嘉定錢氏高郵王氏爲大宗接武
旁流指不勝屈而樹幟異軍特起前如毛西河後若
黃春谷可語上知不爲定論頗有一人之私言願以
孔擔約王棗友爲歸墟也今年踰六十得見鄧嶰筠

督部先生筆記彙艸求聲音于切音分部之前洞陰陽之原求文字于折衷六藝之本學制作大要有言聲韻標舉難以義求所謂形況之字主聲不主義者有言古文有專字今通假行而專字廢是古字且多于今矣先生博極羣書觸類旁通不徒毋申許未重五百四十部之聲詁如鉤稽柱下五千言之用韻與易詩合使讀者相悅以解冰釋理順先生宣力蓋臣不廢獻歌以寄憂時之思長于風諭筆記中品目古作者詩詞皆有獨見洞精之言且由後證前聲音文字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鵠齋藏板

亦條舉而件繫於是承學後生卒讀終篇爲之分別部居首說六藝次小學次羣書其中又先聲音後文字而後以說詩詞者埒焉謂不相襍廁者也以復於公孫笏臣太守以告後之求跋言大義者

歙庠里吳氏宗譜叙

國史之有系表家乘之有族譜凡以因流溯源推本逮末大宗小宗之家法原於官禮者也東南聚族徽歙爲盛春秋俎豆以拜宗祠子姓紹述而修宗譜縣縣延延續舊不廢世變或兵革相尋丁廣且散之四

方一家之史亦有待網羅散佚採見聞者矣庠里吳氏衣冠名族讓國遺徽久而彌昌庠里枝裔自唐以來新安講學貽厥孫子沿于百年簪黻之殷詩書之澤也四民本業亦習農商佐讀克家悉屏畸袤範祖訓顧歷世久遠支派蕃衍有本宗譜牒漸失修治亦有小宗曠失各譜其譜然而無譜可稽則流長而致忘其源有譜可溯則循末可貫於本吳君涓來追同產兄景松簞述之遺志稽古史法證今宗法博訪

而謹識之而庠里之譜以成夫宗支之譜系紀錄其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鵠齋藏板

迹也必有收宗睦族之禮述祖昌家之心寓乎其間涓來讀書舊學今習茶綱商業而承先裕後之素志時時以善人君子爲歸義塾集童孺賓興助科名至於睦嫻任卹惟日不足宗譜聿修敦本立範今者諸子執業仕學克紹家風異日垂輝系譜行且以家禎爲國瑞不待著蔡而可知也已不佞廿載以前曾官歙令習聞禮法之俗吳氏衣冠大雅之士頗有沆瀣論交者不知於庠里派別遠近然已夙昔欽爲望族故病廢匿影之日觀涓來宗譜之成猶樂得而爲之

敘

湖墅小志敘

郡邑之志章實齋推爲古國史之遺推究盛衰彰瘝
是非咸源出於史法竊謂隘而至於一邨一鎮一山
一水古今目錄往往有記載成編附庸志乘吾浙之
烏鎮塘栖蘓林不廢湖墅附郭三門三關都會之矜
衷也山水嘉勝士女昌阜一隅而可攷古風可稽掌
故先賢記述未嘗傳之其人老友高君補盦世居湖
墅蘊著作才不爲時用抗心前哲之述作盈耳故人

復堂文續

卷一

五 刻鵠齋藏板

之歎詠佇輿載筆稱心寓懷成湖墅小志四卷緣起
見自敘篇中予讀之以爲續舊者史所以著要刪表
微者史所以達神指一羽而知全鳳一鱗而識游龍
或以補盦爲詩人我以補盦爲史才有可測識其在
是矣組織賢達沈吟節義於是生其鄉籓其書入城
市而有名山之氣接父老如在古人之旁然後信著
書之事問學風俗攸關者也太息而爲之敘光緒二
十五年秋七月

有章句之學有口耳之學皆未足爲善讀書者夫惟
甄綜羣言披卻導窾博聞見而必求其是臚今昔而
漸推於用不名一家乃可以折衷眾說斯之謂讀書
有得者也蒙古西齋兵即先生夙官禁近孳柱下之
藏萬卷研求學有心得隨筆纂錄掌故輿地經典之
綱要援古證今無游移傳會之陋說學人也與史才
也與博覽旁搜有箸書之志颺歷中外未竟厥施亦
未罄所蘊西齋偶得三卷洞達九流端之見也然而
融鑄卷軸知所折衷既發於硯則千金就治矣同時
復堂文續

卷一

卒 刻鵠齋藏板

同官如翁覃谿先生博學君子藝林所師導引敘言
不啻口出若先生之善讀書不屑爲章句口耳之學
匡謬正俗此表表之儒覃谿所傳刻行有鳳城瑣錄
一卷可以正定明詩綜者抑偶得尙有關佚今者漢
軍楊子姓太守以翰林後輩表章先喆覆刻遺書更
望訪求其他述造可以傳之其人尤後之善讀書者
所取資也已光緒庚子春三月之望

記史之遺則所以擊山川諮利病旌別淑慝有司之
措注人才之興衰民風之厚薄莫不具見本末鋪陳
終始非尋常紀述小文比也慈谿一邑控古句章之
域唐代析鄞置縣浙東勝區枕臂江山五磊若聚米
所成闕湖飲灌溉之利賢喆踵武民氣靜謐往往孝
弟力田不務商殖而輕去其鄉故宦斯土者開誠而
政教易施游斯鄉者取友而問學有本任侗裴傲之
嘉績楊簡黃震之好修名宦鄉賢千載不墜廢矣粵
稽志乘雍正以還曠隔紹述同治光緒賢令尹若程
復堂文續

卷一

奎 刻鶴齋藏板

若楊網羅放失舊聞先後緝香迺有邑之賢士大夫
興起采獲遂得哀列成書登之繡梓不佞受而讀之
蔚然斐然形勝人物振古如茲篤實博雅可以信今
而傳後然又有感於余懷者中外交涉甬上扼浙東
之樞要招寶舟山門戶洞啟所費誠心公道主賓無
間如慈谿者物產豐非奇物卅利之興無可羨輿情
業多務本舌人之譯無可歎所願謹門庭絕浮僞肅
承條教服習詩書往來皆循良之吏師表有唐宋之
賢則是志追良史之法程備柱下之延訪不亦美哉

善哉郡吏攝守名邦觀厥成也樂爲序之

粟香叢書序

南皮張先生勸刻書說曰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此一義也非粟香主人之意也鄉先正龔先生婁東襍箸敘曰春秋時周有百四十國之書固出自百四十國者也仲尼賴之此一義也固粟香主人之志也而猶未盡江陰金澐生氏與獻神交以文字相結江海相望垂五六年書問十至所以商榷千秋者誠不鄙夷若以譎劣爲

復堂文續

卷一

空刻鶴齋藏板

可語君校刻名輩遺艸數十卷爲叢書行世其叢未竟持贈遠人獻受而讀之闕其用心將以表章鄉邑耆舊茫茫隊緒望古而遙集者伊昔尙友之學抑亦百國寶書之遺意乃廣之同郡則有緘若味辛之言乃又廣之同道則有祥符二周之橐要之網羅而整齊之者可以坐作者於一堂可以通彼我於求世雖曰金氏自箸書可也夫抱蜀之士則無言而自芳其軫民物之衰又不欲厭空文以自見然而六藝尙矣九流百家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萬事之變具於一

卷之書一人之言原於千聖之緒逮至緣情比物亦
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臧孫以立言當一不朽
固治古之所傳非一人之私言司馬遷曰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其人云者金君之謂與君自箸書曰粟香
隨筆行世已廿餘卷凡四集固多題襟談藝跌宕文
史而徵文考獻亦與叢書本同末異後有知者當不
河漢予言

復堂文續

卷一

奎 刻鶴齋藏板

同刻于百

史而辨文皆續亦與叢書本同末異後有知者當不
刻筆評世思其類益其四其類益其四其類益其四其
斯心其人其大元資金哲之類與君自善費同粟香
固治古之所傳非一人之私言司馬遷曰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其人云者金君之謂與君自箸書曰粟香
隨筆行世已廿餘卷凡四集固多題襟談藝跌宕文
史而徵文考獻亦與叢書本同末異後有知者當不
河漢予言

復堂文續卷一終

